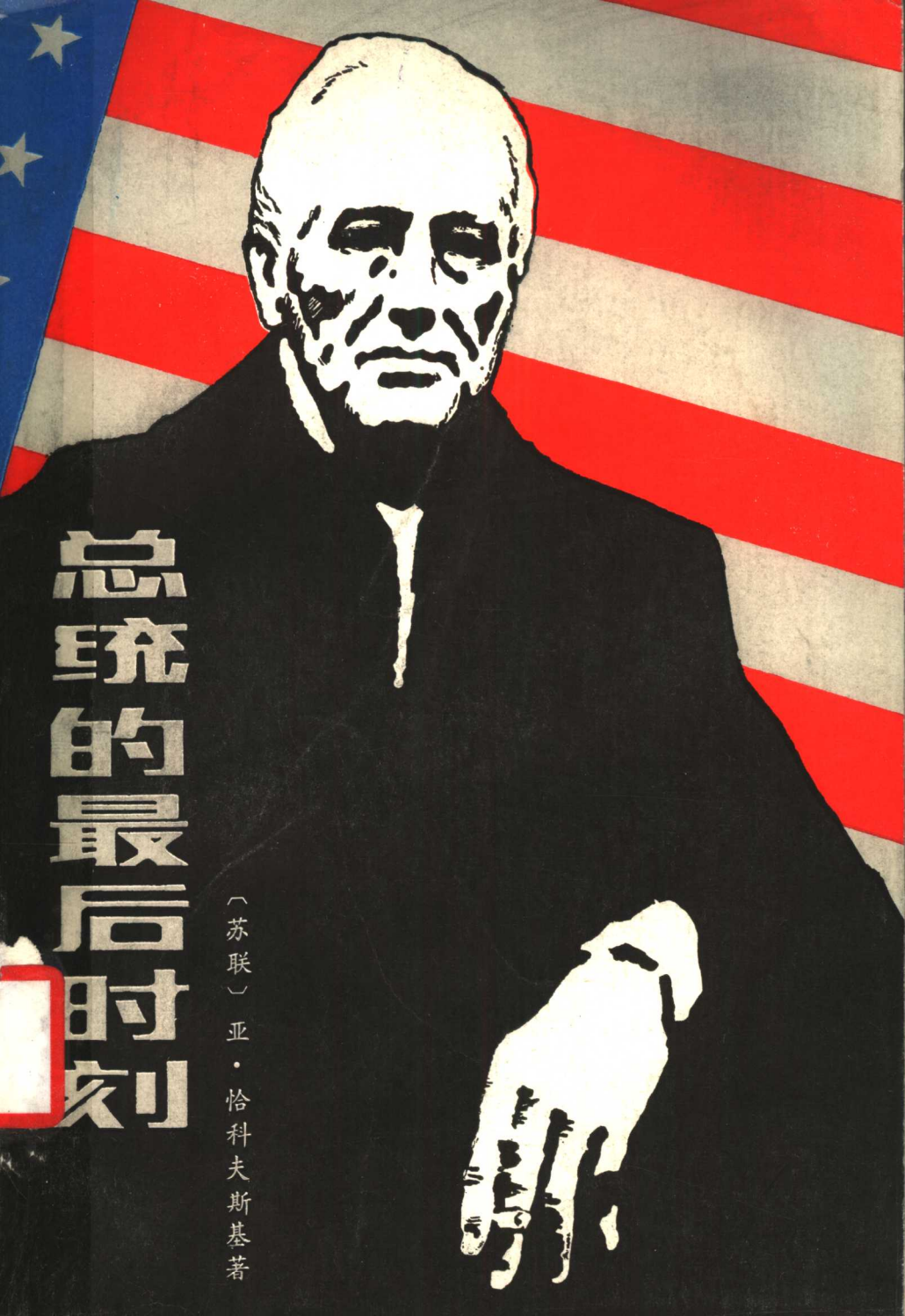




总统的最后时刻

〔苏联〕亚·恰科夫斯基著

总统的最后时刻

〔苏联〕 亚·恰科夫斯基 著
赵顺仁 张后尘 译
毛树智 戴辅中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大连

Александр Чаковский
НЕОКОНЧЕННЫЙ ПОРТРЕТ
《РОМАН-ГАЗЕТА》 №5 1984, №1 1985
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小说月报》一九八四年
第五期、一九八五年第一期译出

总统的最后时刻
Zongtong De Zuihoushike

〔苏〕亚·恰科夫斯基 著
赵顺仁 张后尘 译
毛树智 戴辅中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大连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 30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1/8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责任编辑: 冬 风
封面设计: 李勤学

责任校对: 王 莉

统一书号: 10158·897 定价: 2.86元

作者的话

我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书？

记述罗斯福的书已多到几百部，看来，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刹车停笔了。我既不是研究政治的学者，又不是历史学家，同罗斯福又无缘相识，我怎么有胆量写他呢？

不过，我写的这部书不是研究罗斯福的政治生涯和活动。我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他对苏维埃俄国和苏联人民的态度。五十年前，美国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倡议下，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我认为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写这么一部书的重要了。

这是一部“纪念性的”书吗？不，绝对不是！我决定写这位已故总统，是因为在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把他同后来的一些白宫主人相比时，我总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值得效法的榜样。

近年来，因对我国抱有病态的仇视心理而“扬名”的美国总统，已经不止一人。这个策动反共“十字军远征”的美国，这个日夜在杀害和平公民、政治活动家、甚至本国总统的美国，竟然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的国家，强加给我国。这个践踏起码人权的美国却在假惺惺地为社会主义世界公民的命运哭泣，与此同时又不吝耗费几十亿、乃至上千亿美元，妄图以武力使我们屈服。这就是历来白宫某些执政者过去和现在所惯用的伎俩。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却与他们迥然不同。他不顾美

国反动派的疯狂反对，争得了对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承认。

在反抗希特勒的严酷年代里，他领导的国家曾是我们的盟友。他本人不顾疾病缠身，拖着下肢瘫痪的身躯，迢迢千里、远涉重洋去同自己的反法西斯盟友会晤……

当然，在那时，盟友之间也远非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一致的。这对两个不同世界的代表来说是完全自然的。但是，我们却永远不能忘记，罗斯福钦佩苏联士兵的勇敢顽强和爱国主义精神。他曾幻想，一旦炮声停息，那座“睦邻大厦”——当时美国总统以此来指代未来的联合国——定将拔地而起。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也许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或者至少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情者？

不，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同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他用自己的意志、经验和才干帮助美国资本主义战胜了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实际上，他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救世主。他虽然看到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固有的那种反人性的、非人道的本性，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贪脏舞弊和其他种种罪恶，但他依然宁肯选择这一制度，而不要任何别的制度。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雄才大略之士，他善于展望未来，看到社会发展的前景。

这是不是说：可以不同意某种社会观点，不赞成某种社会制度，然而却可以尊重忠实于这种制度的千百万人民群众？可以不同情共产主义，但当世界一旦面临全球覆灭的威胁时，却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盟友呢？

是的。罗斯福就其所受的教育，就他的人生观和社会倾向而论，他是一个资本主义者。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睦邻、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美国同苏联的关系。罗斯福虽是资本

主义美国的忠实儿子，但却成了苏联的朋友。

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曾经写过一部名叫“休想得逞”的小说，书中描写了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新变种——美国法西斯主义如何在美国产生，后来又如何对这个国家进行恐怖活动。

在现今的美国出现这种情况有多大的可能，未来将会做出回答。不过，罗斯福若是在世的话，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不会发生的。

罗斯福的整个生平和活动表明，可能出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写一部关于罗斯福对俄国、对苏联的态度，在今天来说是最为适时的理由。

我若是不怕蒙受那种不可饶恕的粗俗之嫌的话，我就大胆地说，这部书中描写的是“我的罗斯福”。从德黑兰和雅尔塔的记录中，从无数记述他的著作中，从他的纪念物——海德公园和温泉村的墙垣上，从他的生前友好的谈话中，从他本人的演讲中，映入我的眼帘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罗斯福。从他的许多肖像上，包括最后这幅未完成的肖像上望着我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罗斯福……。

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一部按传统方式写成的关于罗斯福生平和活动的书。我不打算写那样的书。展现在您面前的是关于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晚年生活的一段叙事。至于他在此以前的活动，我将根据我的构思的需要加以回溯。

亚·恰科夫斯基

经济资源如果用于紧张的军备竞赛，那么就不会有和平，因为它只能加剧各国间的猜疑和恐惧，威胁它们的经济繁荣。

（摘自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富·德·罗斯福在《先驱论坛报》讨论会上的演讲）

这场战争如果不以持久的和平结束，而继之以一场新的战争，到那时，今天的孩子又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那么，人类的、包括我们自己的遭遇将会是怎样呢？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不寒而栗。

（摘自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富·德·罗斯福在美国国会上的演讲）

两个大国——美国和俄国，应该保持正常的关系。

（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回忆录中引用的富·德·罗斯福的一句话）

第一部

第 一 章

这不是昏厥……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的早晨，罗斯福醒得很早。他的第一个感觉——最初还是下意识的感觉，是一种高兴的心绪，因为他已经来到了他喜爱的地方——温泉村，这儿离华盛顿有一千多英里。

这个地方位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附近，多年以前罗斯福就把它辟作自己疗养的地方。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就听说世界上有这么一处被上帝遗弃了的、无人问津的外省疗养地，是治疗脊髓灰质炎病人的好地方。在那些过去的年代里，他还相信体育锻炼，尤其相信游泳会使他的两条坏死的腿恢复活力。远近皆知，温泉村的热腾腾的泉水可以医病，罗斯福指望这里的泉水能治好他身上的疾病。

他开始去温泉洗澡，果然觉得两条腿重新有了活力。好转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这终究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后来，罗斯福又曾多次到温泉村疗养，但他终于明白了，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水疗和体操使他的体力消耗极大，可他的双手却练出了擎钩之力，铁塔般的身躯足以使任何一个举重运动员羡慕不已，但是，两条腿……同从前一样，他还得拄着拐杖才能行走。后来，他又在双腿上装上了矫形器——一种足有五公斤重

的金属器！但是带上这玩艺儿，也要靠别人的帮助才能走动。最后，他无奈只好坐上了轮椅。

温泉村的水疗尽管使罗斯福大失所望，可他还是爱上了这块地方。他喜欢这儿的静谧、郁郁葱葱的松林和那有节奏的潺潺泉水……总统不大去留意周围那些简陋的小木房，这里的唯一的一座石结构建筑，是那栋老式的、年久失修的三层楼旅馆。后来为罗斯福建了一所别墅，其实不止一所，还有供客人或服务人员住的房舍。一九二七年，这位未来的总统出资，在这里为脊髓灰质炎患者建造了一所疗养中心——佐治亚温泉基金会。据说，罗斯福为了筹建这所疗养中心，花掉了他的三分之二资产。

……此刻，总统正躺在床上，他想到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华盛顿，心中十分快慰。若不是头痛得厉害，一切都是满好的，也许头痛是因为夜里没有睡好。老实说，他已经很疲倦了。不久前，他千里迢迢赶到雅尔塔去参加三个盟国的首脑会议，罗斯福相信，这次会议将会保证战后世界的安宁。

总统本想回到华盛顿以后好好休息一下，可是，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纷繁杂乱的事务又一下子把他困住了。

只有现在，他才终于脱身来到这可爱的温泉村，期望在这里多少能解除一点疲劳。

今天，罗斯福本来可以多睡一会儿，因为总统的侍从，黑人阿瑟·普雷蒂曼昨晚就已报告他说，由于天气不好，从华盛顿来的邮政班机不能按时到达。可是总统感到后脑勺昏沉沉的，即使没有睡足，也无法再睡了。

“阿瑟！”他呼唤了一声。

普雷蒂曼应声而至。他是无限忠于罗斯福的人员之一。一般地说，总统身边的人都是忠于他的。罗斯福具有一种令人惊

奇的本领，他能吸引人们永远追随他。

“早安，总统先生！”普雷蒂曼满面笑容地说，“夜里睡得好吗？”

罗斯福没有说他头痛。如果医生在，一下子就会看出他头痛的。不过，这里说的医生，不是总统的私人医生罗斯·马金太尔，而是他的助手，年轻的心脏病医生霍华德·布鲁恩，近一个时期，他一直陪同总统外出。马金太尔留在华盛顿。在美国总统短期离开首都时，是不应有人知道的。对于千百万美国人来说，罗斯福依然在白宫，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写字台前。

“邮件还没有来吧？”罗斯福仍不死心地问了一句，没等对方回答，又说，“拿一份当地报纸给我，还有早点，象平时一样：火腿煎蛋和一块烤面包。”

罗斯福在饮食上总是定时定量，从不过分讲究。

“是，先生。”普雷蒂曼答应说，随后走出去，拿了报纸转身又回来，“早餐马上就好，先生。”

总统看了看表。他还不急着起床。露西和舒玛托娃午后才会来，女画家不喜欢午前的光线。舒玛托娃已经一连三天为他画水彩肖像了，这样他每天都能见到露西。

等邮件送到之后，他要向格雷斯·塔利口授一篇准备在旧金山会议上发表的演说稿。最后还要在“哥伦布公路”旁的草地上进餐，这是一天中最开心的事。主要的一道菜是用铁叉子烤的肉食。今天该是烤乳猪了。

罗斯福匆匆地浏览着刊登在“亚特兰大宪法报”第一版上的消息。美联社报道，纳粹军队继续溃败，俄国人已经接近维也纳，美国第九军离柏林还有五十七英里。希特勒法西斯军人宁愿在西线向美国人和英国人投降当俘虏，却要同朱可夫和科

涅夫的军队血战到底。苏军离柏林只有三十二英里了。

罗斯福以讥讽和宽容的心情想到了丘吉尔，此时此刻丘吉尔可能在英国报纸上也读到了这些消息，他或许正在为他的进军欧洲大陆的“巴尔干方案”未能得到实现而大发雷霆哩……。

总统继续翻阅报纸的其他版面，他扫兴地发现，报纸没有发布白宫的例行公报。他动身来这里之前，曾准备好了几份掩人耳目的公报，准备定期在各报上发表，以便给人以错觉，似乎罗斯福依然在首都。

普雷蒂曼双手捧着托盘式的小桌，送来早点，这种小桌很窄，便于放在床上。他用熟练的动作托起总统的头，又拍打了几下枕头。

……随后，布鲁恩大夫来了。他手里提着一个医生专用的皮包，脸上挂着医生职业所特有的微笑。医生都是这样对待患者的，好让他们感到：一切正常。霍华德·布鲁恩同他的顶头上司、白宫的主要医生罗斯·马金太尔一样非常了解受他保护的人。他进去问好的时候，就观察到总统的嘴唇和手指甲有点发青。

大夫听了听罗斯福的心脏，然后把听诊器放回皮包里，又拿出血压计来。布鲁恩没有发现总统的健康状况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不过他在判断一个人的健康情况时，从不仅仅依靠听诊的结果，他还要靠其他许多特殊的征候。布鲁恩发现，总统的下唇有时松弛得下坠，有时还觉得他的听力比平时差。平日，罗斯福一向高高兴兴，话语很多，喜欢同医生谈论各种问题。可是，近来他常常对一切都冷漠，对医生的接诊没有反应，甚至好象没注意到医生的存在。他显然感到不适了。看来，这是疲劳的结果，这种繁重而紧张的体力和脑力活动，哪怕一个十分健康的人也难以承受。

“嗯，总统先生，客观上，一切都正常，”布鲁恩量完血压，故展笑容地说，“你自我感觉怎样？有什么不舒服吗？”

布鲁恩知道，总统很少讲自己的病痛。哪怕是重病也不会影响他的心绪，他总是兴致勃勃，常开玩笑，自己也跟着别人笑个不停。他那种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能保持的幽默感，同他的坚强意志和明晰的头脑一样，在国内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就是说，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吧？”布鲁恩又问了一句。

“平安无事，大夫，”罗斯福回答说，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就是头有点痛。”

“好，我们马上就来治好它。”布鲁恩轻松地说道，好象故意强调，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请把头抬起一点，总统先生。”

大夫对颈肌做了按摩之后，总统果然感到疼痛消除了。他谢了大夫，邀他中午一道进餐。布鲁恩走后，总统把普雷蒂曼叫了进来。

“来帮我穿衣服，阿瑟，”他说，“画家还没有来吧？”

“她已经等在客厅里，先生。”侍从答道。

“好极了，”罗斯福说，“那么说，大家都来齐了？”

“是的，总统先生，都来齐了。”

这位老黑人服侍总统多年，他非常了解他的主人说“都来齐了”这几个字的含义。今天，罗斯福指的只是一个人——露西·拉瑟福德。正是她，前年夏天，把自己的好友伊丽莎白·舒玛托娃——一位俄国血统的女画家带到白宫见他。露西说，她希望有一幅总统的水彩画像留作纪念，在她的说服下，总统同意拿出一些时间让舒玛托娃画像。

罗斯福可以在一切必要的时候拒绝政府部长，拒绝金融界

和工业界的巨头，拒绝自己的妻儿老小，甚至拒绝他自己。可是，他对露西总是有求必应。还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爱上了这个女人。那时他还没有害上这该死的疾病，他同所有的人一样，走路不用拐杖，不用矫形器，不要自己的保安人员来帮这种有损尊严的忙。

多年来他一直同疾病做斗争。但是昔日的情爱却一直盘踞着他的整个心田，柔情缱绻。罗斯福身边的人都知道她。他的妻子埃莉诺也知道这件事。罗斯福为了向妻子说明，颇费了一番苦心，但是，随着光阴荏苒，埃莉诺终于明白了，即使象她丈夫那样刚毅坚强、权势显赫的人，也难以抑制埋在心底的爱情。显然，埃莉诺在暗暗企望，她的丈夫同露西的会面越来越困难，这样，他们的关系也将会逐渐中断。

……在别墅的一个房间里，装了几台电话机，可以同白宫和海德公园直接通话。布鲁恩在这里给自己的上司马金太尔打电话。罗斯·马金太尔大夫在海军多年，一直从事医务工作，他的工作无可指责，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此时，布鲁恩向他报告刚刚结束的上午探视总统的情况。总统的秘书比尔·哈西特和格雷斯·塔利在薄薄的隔扇后面听到断断续续传过来的几句话：“血压180—110……心脏还是老样子，有扩大，有杂音……是的，先生，当然，先生……。”

……罗斯福在普雷蒂曼的帮助下洗了澡，穿上外衣。他还想着自己要穿同前三天一样的衣服：深灰色西装，红色“哈佛”式领带和藏青色、带金属扣环的斗篷。这件斗篷是水兵们多年前送给总统的礼物。通常这种斗篷是发给海军军官的。舒玛托娃执意要总统披这件斗篷，她说，这幅未来的画像就题名为：“身披斗篷的总统”。

整整一个小时都要耐着性子看着这位女画家忙来忙去，听

她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一想到这，总统心里一阵烦躁。可是画像的主意是露西提出来的，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不仅如此，罗斯福更感恼火的是，他又得在那里白白坐上一个小时，而且还要乖乖地听从女画家的一切摆布：“把头略微低下一点，总统先生……现在再抬高一点……不，不是这样，请把头向右转一转……”这一次他如果还能象前三次那样，一直望着坐在他的软椅对面沙发上的露西，那该多好啊……

露西深深懂得罗斯福的心情。第一次画像开始之前，她就说：

“总统先生，您尽量自然些，”当着别人的面，露西一向称他总统先生，“想些有趣的和重要的事儿。您就回忆过去吧！”

说得倒轻松！

舒玛托娃向他保证说，今天过后还有最后一次，后天他就可以完全“解放”了。……对啦，今天还有一顿愉快的午餐，在大自然怀抱里的野餐。当然，露西也将一道进餐！

想到这一切，总统的心情略加宽慰了一些。

普雷蒂曼推着罗斯福坐着的轮椅走进小客厅，总统脸上堆着笑容。

象前几次一样，所有的妇女都到齐了。总统的堂妹玛格丽特·萨克利正在低头刺绣，见他进来，放下手中的活儿。另一个堂妹劳拉·德拉诺，正在给花瓶换水。舒玛托娃在画架旁忙碌着。她穿一件紧身短上衣，衣扣扣得整整齐齐，左边的翻领上别着一朵假花，很大，很醒目。

然而，总统并没有注意这几位妇女。在他的眼里只有露西·拉瑟福德。她一见到罗斯福，双眼闪现出一种异样的、特

有的、快活的光芒。露西坐在沙发上，双手交叉地放在膝上，挺直身体，紧张地期待着。直到总统终于出现了，她才轻松地往沙发背上一靠。

几乎所有在坐的人都感到房子的主人今天心情愉快，十分热情。他同往常一样，向妇女们一一问好，诙谐地通知他们今天要吃烤乳猪了。

罗斯福在普雷蒂曼的帮助下，从轮椅坐到软椅上。舒玛托娃急忙穿上工作服。在画架上平展开那张即将完成的总统肖像。不过画家认为，这幅画还远没有完成：还一直没有拿准怎样表现总统的眼神，如何给额头着色，如何表现“哈佛”式领带的颜色和斗篷上的皱褶，这些都还有点问题。三角凳已经摆在画架前面，旁边的小桌上放了一些局部画稿、调色板、各式画笔、一支铅笔、海绵和盛水的深钵……

舒玛托娃操着一口纯正的英语告诉总统说，今天她要总统比昨天多辛苦一会儿。

“只要不耽误吃烤乳猪就行，”总统风趣地说，“否则乳猪会烤过头的。”

画家在自己的三角凳上坐下来。动笔作画之前，她先用探索的、画家职业上所特有的目光端详着总统的面庞。她发现，刚才总统给她的第一个印象，是她的一种错觉……

她一直想把罗斯福画成全美国、全世界熟知的那种样子：宽阔的线条明晰的前额，稍长的下颌上没有一丝皱纹，关切而略带讥讽的目光，微笑时露出的整齐而洁白的牙齿，尽管总统有很大的烟癖……她知道，露西热爱的、她经常看到的罗斯福正是这个样子。

可是今天，虽然总统依然面带可亲的笑容同大家开着玩笑，舒玛托娃却明显地发现，他的嘴唇发青，两眼浮肿，眼